



Scarlet Ibis

红鹮之羽

[英] 吉尔·刘易斯 / 著 甄艳妮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我们和它们

红鸛之羽

Scarlet Ibis

[英] 吉尔·刘易斯 / 著

甄艳妮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鸮之羽 / (英) 吉尔·刘易斯 (Gill Lewis) 著 ;
甄艳妮译. — 天津 : 新蕾出版社, 2017.10
(我们和它们)
书名原文: Scarlet Ibis
ISBN 978-7-5307-6587-6

I. ①红… II. ①吉… ②甄… III. ①儿童小说-中
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1097 号

Original title: Scarlet Ibis
Copyright © Gill Lewis 2014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Database 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ker)
First published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津图登字:02-2016-109

书 名:红鸮之羽 HONGHUAN ZHI YU

出版发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马梅

电 话: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75 千字

印 张:6.75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
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自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和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牙牙学语时的看图识字,到父母带着我们游览城市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再到包括学校和社会在内的现代教育,有关动物的话题始终受到人类的密切关注。

一方面,“我们”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我们人类也是动物的一分子,属于灵长类动物,跟“它们”有着或远或近的共同祖先;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我们”认知自然、感受自然最直观、最形象的对象。

在我们的周围生活着很多动物。有一些是我们饲养的宠物,比如最常见的猫、狗,老人们喜欢的画眉、八哥,老北京人玩的蝈蝈儿、蛐蛐儿;还有一些是会让你反感甚至害怕得避之不及的生物,比如蝎子、蛇。它们就在我看得到的城市郊野,或者我们看不到的密林荒漠里生存着,是我们认知自然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它们的典故、成语、寓言陪伴着一代代孩子长大成人，又作为认识自然的载体帮助我们继续教育着下一代，千百年来，周而复始。

虽然相知如此深厚，但是在它们身上，我们曾经犯过许多错误。我们不明白它们对我们的重要性，不明白它们对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让它们在它的手下痛苦挣扎，含恨离去。比如华南虎，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盲目地砍伐森林、扩大耕地，导致野猪、野牛、獐子等动物无家可归，数量大幅减少，华南虎因为缺少猎物转而捕杀家禽家畜，甚至伤害人类。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去猎杀它们，保护自己，从而直接导致了野生华南虎的灭绝。还有在长江生活了两千多年，被称为“长江女神”的白暨豚，由于人类在长江流域大量地捕鱼、筑坝、轮船运输，导致白暨豚的食物短缺，再加之捕杀、水体污染等原因，白暨豚最终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也正在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比如，通过保护天然林，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大熊猫的现存数量已经超过了一千八百只，脱离了濒危物种名单。

所以，在大自然面前，在这些比我们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长得多得多的它们面前，我们还稚嫩得很。我们应该学会如何与它们和谐相处，而不是简单而粗暴地毁灭它们，或是通过破坏它们的栖息地间接使它们灭绝，最后导致我们自己的生存

环境逐渐恶化。人类与动物之间如何和谐、正确地相处，始终是那些已经或正在觉醒的“我们”心中永久的课题。那么，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让我们的孩子、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动物保护和生态环保的理念，无疑是能让这一课题长久实现下去的最好方法。

吉尔·刘易斯就是这样一位能在“我们”与“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作家。她曾是一名兽医，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对动物的关爱使她孕育出许多鲜活的灵感，创作出“我们和它们”这套聚焦野生动物保护的心灵成长书系。其中《追鹰的孩子》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影响力最大、荣获奖项最多的一部作品，之后的《海豚湾玉使》《拯救月熊》和《红鸮之羽》也广受读者好评。

“我们和它们”作为一套少见的以濒危野生动物为主题，同时又深度刻画人性的文学作品，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将动物一味地拟人化，而是自然展现了人们尤其是孩子对动物的真挚情感。不论海豚、月熊，还是人们不太熟悉的鱼鹰、红鸮，书中的每一种动物都以最真实的状态存在着，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也描写得十分质朴、细腻，书中的四位主人公在与动物相知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心灵的成长与蜕变。虽然这些故事可能并没有发生在你我身边，但我们与它们之间的情感却跨越国

界、跨越种族,足以打动所有人的心灵。

在动物与自然之外,“我们和它们”也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关爱弱势群体,在折射现实生活的同时,启发读者去思考特殊群体(比如书中出现的儿童自闭和脑瘫患者)的生存状况,为青少年带来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阅读体验。同时,作品中还融入了许多现代科技和生活元素,与时俱进的风格让读者更有身临其境之感。

尽管所涉话题十分广泛,作者在创作中依然游刃有余。生动形象的文字、拿捏得当的细节、清晰缜密的结构,使读者在阅读这套书时,眼前呈现的不仅是一行行文字,更像是一部部充满画面感的电影。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这是一套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

国家动物博物馆首任副馆长

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学委员会秘书长



送给大鼻子，
是你发现了它，
并带它回家。



第一章

“小心点,莱德。”我说。

莱德瞪大双眼看向我,落日的余晖将他的红发映照得闪闪发光。

“我看见尼罗鳄^①啦!”我盯着我们之间的那块空地板说道。

“是凯门鳄^②。我们又不是在非洲。”他纠正道。

“好啦,是凯门鳄。”

莱德注视着那些“鳄鱼”,看着它们在水下游动,在水面上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和一串一串的气泡。

“哎呀,可以啦,故事要讲不完了。”我催促道。

①尼罗鳄,主要栖息于非洲。

②凯门鳄,分布区域为中、南美洲。

莱德双手张开,又紧握成两个小小的拳头。

他思考着,在心中计算好接下来的步骤。

他把绿色的地毯想象成一片环礁湖,只能踩着棕褐色的破补丁,不多不少,用五步走到“安全区域”。我祈祷他能一次成功。如果有丝毫差错,他一定会回到浴室,从刷牙开始从头再来一遍。昨天晚上,我们就不得不重来了三遍。我坐在他床边的豆袋沙发上,为他铺好织有孔雀羽毛花纹的毛毯。莱德走了五步来到床边,然后跳进了被窝儿。他左右翻腾了两下躺好,两只小手枕在脸颊下面。我给他掖了掖毛毯,只剩下毛茸茸的小脑袋露在外面,两只圆圆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

“今天讲哪个故事呢?”我问。

“卡罗尼沼泽^①的故事。”

我笑了,因为他从来就只听这一个故事。我把床头灯调暗,开始讲道:“有一天,我们会有一架飞机,在蓝蓝的天空飞翔,就像小鸟一样。我们飞过房屋,飞过街道,飞过大本钟,飞过伦敦眼,飞过动物园。我们会飞过整个大西洋,直到特立尼达^②。”

①指南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卡罗尼沼泽国家公园,是观赏该国国鸟红鹮的最佳地点。

②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后同。

“然后呢？”莱德问。

“我们会搭小船去卡罗尼沼泽。”我回答。

“只有你和我吗？”莱德又问。

“只有你和我。”

莱德笑了，眼角泛起小小的纹路。他仿佛正看着碧绿的海水，注视着成片的红树林。

“然后我们就等着，”我说，“等到太阳西沉，北山化成一片湛蓝。”

莱德又问：“只有你和我吗？”

“只有你和我。”我说，“当光亮褪尽，我们就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红鹮了。夜幕低垂，它们就像红色的灯笼，一个一个地挂在树梢上。”

莱德裹紧身上的毯子：“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

“永远在一起。”我说，“当夜色渐浓，那条小船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会静观红鹮飞回卡罗尼沼泽。”

“晚安，莱德。”我低语道。

我站起来，将他房间的窗帘慢慢拉上，动作轻缓，以免惊动窗外狭窄窗沿上的鸽子。那只鸽子蹲在由树枝和塑料搭成的小窝里，灰白色的翅膀紧紧地收拢着，脑袋垂在胸口睡着

了。在它的身下，有一枚小小的白色的鸟蛋藏在它柔软的羽毛间。莱德每天都要去看好几遍。

“还没有孵出来。”莱德睁开一只眼睛，偷看着我。

“会孵出来的。”我安慰他。

“什么时候？”

我俯下身挨着他，轻轻地说：“等它准备好的时候。现在，嘘——你该睡觉了。”

我坐在莱德身边，看着他闭上眼睛，酣然入梦。他皱着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仿佛又回到了他四岁时的样子，尽管他现在已经快八岁了。我叠好椅子上的学校制服，将积木收进盒子放好，然后坐回豆袋沙发上，轻抚他的头发。我真想一直和莱德这样待在一起，不想有丝毫的改变，甚至不愿去想明天会怎样。

“斯嘉丽！”妈妈在厨房里叫我。我能听到她把碗橱的门使劲地关上，又把抽屉一个个地拉出来又推回去。

“斯嘉丽，你在哪儿？”

我将莱德的房门关好，去找妈妈。她穿着睡袍，趿拉着拖鞋，长长的黑发打着结，散乱地披在肩上。

“我没听到您起来。”我说，“烤箱里还给您留了半个派呢。”

妈妈又拉开了一个抽屉，在一堆钥匙、橡皮筋和无处可放

的杂物里翻找着，翻出来的东西都被她散乱地丢在身边的操作台上。

“您在找什么？”我问。

妈妈把整个抽屉都拉了出来，将所有东西都倒在桌上：

“我的药。你看见了吗？”

“我锁在浴室的壁橱里了。”

妈妈不高兴地看着我：“为什么？”

“我们必须把那些药放在莱德碰不到的地方，吉登夫人会再来检查的。她明天就来，您不记得了吗？”

“哦，你是说‘企鹅’？”妈妈皱着眉，将脸上的一绺头发拨到脑后。

我看见妈妈嘴角抽动，发出一声讥笑。我也笑了。吉登夫人是负责监督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莱德称呼他们为“企鹅”。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们就像是动物园里的企鹅，走起路来趾高气扬，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对任何事都要指手画脚一番。

吉登夫人总是让我叫她琼。她希望我们能彼此直呼其名，从而“变得相互信任”。但是，我坚持叫她吉登夫人，因为我不想让她以为我们是朋友。

“她明天下午两点到。”我紧紧盯着妈妈。她整个白天都躺在床上，我相信她今晚肯定又睡不着，和昨晚一样，一夜清醒。

她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坐在窗边，远眺整座城市，听列车驶过时铁轨发出的嘎嗒声。而到了明天下午，她可能又会回到床上躺着了。

妈妈点了点头：“我保证我会在家的。”

“好的。”我说。但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她会出门，妈妈只有在去拿药或者买烟的时候才会离开这个房子。我希望的，是她能在吉登夫人来的时候从床上爬起来，并且穿戴整齐。

在妈妈去找药的时候，我打开炉子，往锅里倒了些冷冻的豆子。至少，她还在服药。这是个好兆头，非常好的兆头。也许到了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妈妈拿了三片儿药，坐下来，就着一大口茶水咽了下去。“你洗了衣服？”她问。

我坐到她的身边：“我洗了床单，但可能明天还干不了。我还给房间吸了尘。您知道的，‘企鹅’有多挑剔！”

妈妈倚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会好的，斯嘉丽，别担心。”

我由衷地笑了，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她正看着我，对她来说，今天的我不再是透明的了。“莱德又找到羽毛了。”我对她说。

妈妈又抿了口茶水：“什么鸟的？”

“喜鹊的尾羽。”我回道，“好长的一根呢，乌黑发亮，阳光下却翠绿翠绿的。他在操场找到的，如果您想的话，我可以让他拿给您看看。”

妈妈一直笑着，却压根儿没听我在说什么。“今晚我们做点什么吧，就我们俩。我们看部电影好不好？”她问。

我点头同意了，心里却想着我明天要交的作业：“您先去播放吧，我去把垃圾清理下。”

我把垃圾袋从垃圾桶里拖出来，然后打开冰箱冷藏室，检查那些过期食品。我扔掉一块发霉的奶酪，吉登夫人很可能拿这个作为证据控诉我们。上一次她来的时候，主动提出去冰箱帮妈妈取牛奶冲茶。但我知道，她只是想借机窥探，这就是她的工作。我看见她的眼睛扫视着我们的公寓，试图去发现一切可以写进她报告里的东西。现在，冷藏室里只剩下半条面包和一品脱^①牛奶了，也许她会责怪妈妈饿着我们。想让她满意真是太难了。

“我去去就来。”我叫道。

我拖着垃圾袋走进楼梯间，空旷的楼层间回荡着我的脚步声。电梯又坏了，不过反正我也讨厌乘那部电梯，那里面总

^①一品脱，容量单位。1 品脱=0.56826125 升。

是弥漫着一股酒味和尿味，而且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和你共处其中。总之，我并不介意走楼梯，我也喜欢住在顶楼。在这八层楼之上，我们可以越过站台、火车和其他房舍向远方眺望。莱德假装我们都是小鸟，而我们的公寓就是我们的巢穴。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谁也碰触不到。

我一步三个台阶地往下蹦着走。七楼的坎瓦尔家传出喧闹的电视声，二楼的派特和布莱恩正在吵架，一楼的公寓没有声响，因为用木板封住了，没有人住。公寓门外，乔克和他的弟兄们在人行道上骑着自行车来回转悠。我低着头，沿着墙根走到公寓后面，将手里的垃圾袋飞了出去。公寓墙外面就是火车站，车站里有几个甜甜圈货摊。火车的机油味与糖的甜香味混在一起，飘散在空气中。太阳已经落山，透过街灯橘黄色的光晕，我可以看见夜空中的星星。又一个好兆头，非常好的兆头。

“看《泰坦尼克号》。”妈妈说。

“好的。”我回道。这是她最爱的电影。我准备好毛毯和纸巾，我知道她需要这些。

妈妈蜷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派和一碟豆子。我钻进毛毯下

面,与她依偎在一起。荧屏闪烁着,我却压根儿没看进去,反正这片子我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我在想明天的事,在脑海里把清单过了一遍:厨房打扫过了,马桶清理过了,衣服洗了,床单换了,冷冻室里有明天晚餐要吃的炸鱼和薯条。我甚至故意留着自己的房间没有打扫,这样吉登夫人就会认为是我把家里弄乱的,而妈妈辛勤劳作,干了所有的活儿。我还把莱德的羽毛藏到床下,以免有任何意外发生。我已经绞尽脑汁,我们别无退路。企鹅们会时刻警惕,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把妈妈吃完的空盘拿去洗碗槽洗净,然后放在架子上晾干。当我回到妈妈身边时,影片正放到《泰坦尼克号》那首著名的主题曲。演员站在船头,伸开双臂,就像小鸟展开双翼一样。妈妈嘴里哼着她最喜欢的几句歌词,泪流满面地凝视着手中银色相框里的相片。我给她递了几张纸巾,紧挨着她坐下,也看向相框中我爸爸的相片。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张他的相片。他冲镜头微笑着,在他身后,有一群红鹮在落日余晖中飞翔。这便是我名字的由来——斯嘉丽·伊必思·麦肯齐,其中的“斯嘉丽·伊必思”取自栖息于特立尼达北山脚下、卡罗尼沼泽中的鲜红色鸟类红鹮的名称^①。我爸爸也是那儿的人。妈妈说,有

^①斯嘉丽·伊必思的英文是 Scarlet Ibis,与“红鹮”的英文相同。